

城市片断

CHENG SHI PIANDUAN

城市片断

范小青

长篇小说系列

FAN XIAO Q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城市片断

CHENG SHI PIAN DUAN

范小青

长篇小说系列

FAN XIAO Q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片断/范小青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(范小青长篇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02-010994-4

I. ①城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0647 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66 千字
开 本 68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5 插页 3
印 数 1—5000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994-4
定 价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第 1 章 夺园	1
第 2 章 豆粉园	22
第 3 章 绢扇厂	41
第 4 章 长洲路(一、二)	57
第 5 章 长洲路(三、四、五)	75
第 6 章 长洲路(六)	93
第 7 章 长洲路	106
第 8 章 乐园	123
第 9 章 旌烈坊	138
第 10 章 小巷	158
第 11 章 街头巷尾	171
第 12 章 会议记录	184
第 13 章 山清水秀楼	194
第 14 章 档案 日记 笔记	208
第 15 章 搬家	223

第1章 夺 园

茶馆是一个可以唱戏的地方，有一个舞台，虽然不大，却是一个像模像样的舞台。台前边的挂帘上写着四个字：歌舞升平；后面的帘上也有四个字：普天同庆。用紫红的绒布做的幕布，幕布已经是旧的了，但是仍然有点喜气洋洋的。台面是木板的，漆成紫红色，已经很淡了，中间的地方铺了一块地毯，让唱戏的人站在那里，如果是唱评弹，就坐在那里。茶馆里有几十张桌子，是那种方的不大的桌子，凳子有靠背，都是木头的，叫硬靠背，不是那种软的折叠椅。桌子和凳子排得比较密，这样可以多坐一些人。茶馆里有点拥挤，喝茶的人一边喝茶一边看戏，他们小声地稍微说几句话，不会影响到唱戏的人。也有一些人吃点瓜子，但吃瓜子的人不多。茶的热气在茶馆里散发开来，没有人穿梭在里边专门为他们添加茶水，都是他们自己服务的，这样茶馆里显得有些乱，七手八脚的样子，但是唱戏的人照样唱着戏，这是一种比较老的生活样子。也有人站在茶馆的外边看着，他们是经过这里的，或者是附近的人，他们看一会儿就会走开。也有人一直看下去，但是这样的人比较少，只有一个外地来的民工和一个瘦瘦的老人。

茶馆是一座老房子，它有自己的名字，叫知音轩。这个名字在匾上写着，不过一般的人不会注意，他们的注意力会被唱戏的声音吸引过去。

茶馆的外面有比较宽敞的走道和台阶，有一些人集中在台阶那儿，他们说一些日常的话，他们是一些老人，也会拿出一副扑克牌来玩一玩。

一个妇女走过这里，又唱戏了，她说。

每天都唱的，坐在台阶上的老人说。

日子真是好过的，妇女说，吃吃茶，听听戏，她走过去，唱戏的声音从后面追着她。

茶馆的前前后后有一些古老的大树，大树上有些鸟在叫。因为有大树，茶馆这里的空气比较好，大家都到这里来坐坐，在唱戏的声音中他们说说话。有一个外地人停下来看看，唱戏，他说，这里在唱戏。

这里看戏不用买戏票，一个老人说。

只要坐下去泡一杯茶，另一个老人说。

噢。

茶有几种等级，价目表是这样写的：

绿茶：2元

碧螺春茶：10元

红茶：5元

另有：

咖啡

饮料

这里边的人不一定是演员，一个老人说。

谁都可以上去唱的，另一个老人说。

噢，外地人说。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长得瘦瘦小小的，他和一些老乡一起到苏州来打工，住在鹰扬巷的工棚里。

茶馆门前的牌子写着：到季小玉处报名。季小玉是这里的负责人，她是街道里的一个干部，是一位阿姨。

也有专业演员的，一个老人说。

今天说书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评弹演员，另一个老人说。

知音轩的门上贴着唱戏的规矩，星期二、星期五是专业演员专场演出，其他的日子都是老百姓自己唱唱。

徐凤良，外地人看着牌子念出这个演员的名字，徐凤良说书的声音正从舞台上传过来。

这王禹偁平常日脚喜欢写写弄弄，吟几句诗词出来。他本来不是我侬苏州人，那么到底是何方人氏呢？巨野。巨野？各位听众觉得蛮陌生，阮没听说过，这也不奇怪，不是各位孤陋寡闻，连我说书先生也要重新啃一啃老脚本……

嘻嘻，站在茶馆外面的外地人笑了笑。

《夺园》，一个老人说，今朝徐先生说《夺园》，拿手戏。

嘿嘿，外地人笑，嘿嘿。

很多人来看的，一个老人说，外国人也来的。

外国人听得懂吗？外地人说。

听得懂的，老人说，他们笑的。

说到东也肚里痛，说到西也肚里痛，上南落北肚里痛，周围四转肚里痛，男男女女肚里痛，老老少少肚里痛。唯有坐下来听书才勿痛，听白书耳朵才要痛。

这是《义妖传》第14回《散瘟》，说白娘娘帮许仙开药店，为了生意兴隆，散布瘟病，叫大家肚里痛，而说书先生说到这里，放个噱头，说那些立在那里听白书的要肚里痛。

不过像知音轩这样的书场，既然落地长窗全部打开的，有人立在走廊听听白书也无所谓的，反倒显得人气旺的样子。

这个巨野呢，原来就是山东呀。闲话说回来，山东也好，巨野也好，反正不是我侬苏州人。话说山东人氏王禹偁用功读书，考了进士，做了翰林学士，又做了一个“知制诰”。这“知制诰”念起来蛮拗口，曲里弯绕的，算是做什么的呢？原来是一个帮皇帝草拟诏令的官。这个山东人王禹偁王先生，做官做得蛮卖力，过了一段辰光，又升了一级，又做了一个“拾遗”，右边的，叫右拾遗。这右拾遗呢，就是专门对皇帝进行规谏的，叫作谏官。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山东人的缘故，脾气蛮耿，性子蛮直，在朝廷里也敢大胆说话。王先生心想，既然叫我做谏官，我当然是要尽心尽责地谏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王先生就批评皇帝了。王先生说，皇帝啊，你虽然是皇帝，但不过你也有做错事体的地方，你也有做坏事体的时候，比方说，你什么什么是不对的，你哪桩哪桩是有问题的。满朝文武

百官都吓煞了，哪里晓得皇帝他老人家今朝偏生蛮开心，蛮听得进，龙颜开了，笑咪咪，表扬王先生……

季小玉坐在后台的化妆室，准备上台唱戏的人都在这里等待。她们在自己嘴上涂一点儿口红，在脸上扑一点儿胭脂，不然在灯光下脸会显得特别黄，很难看的。也有男的，他们什么也不涂，就那么走到舞台上去唱戏。在这里唱戏是没有报酬的，戏装也要自己带来。他们一般都没有戏装，所以唱戏的时候就是便装。也有极少数的人去借了剧团的戏装来唱戏。

每天演出的时候季小玉很忙，她要帮唱戏的人泡好茶，嗓子不好的人，她要给他们吃一点儿胖大海，有的人心里紧张，她就说，不要紧张的，头一次总有点儿紧张的，唱几次就会放松了。

不过今天是星期二，是专业演员演出的日子，季小玉就比较空闲了。她听徐先生的书已经听了好多年，但是仍然听不够，所以她搬了一把凳子坐在走廊上，透过打开的长窗能够看到徐先生在台上说书，也能够照顾到外面的一些事情。

季小玉从前也是唱评弹的，后来倒了嗓子，到街道上做了干部。季小玉仍然是喜欢评弹的，到底是从小学起的，季小玉说，丢不掉的，几十年以前背的词，到今朝仍然记得的。

虽则联姻无聘礼，

未定花烛有批评。

此际果然遵父命，

大家羞涩不堪云，

面面相觑待怎生？

问不出隐情开不了口，

彼此相逢无一声，

岂非白白到园林？

这是长篇弹词《珍珠塔》，丫头采萍说服小姐下楼去看方卿，她父亲也要小姐下楼去问问方卿是否得中功名，小姐下扶梯，怕越礼，怕难为情，欲进又退，进退维谷。采萍又教小姐见了面如何说话，于是小姐就这样唱了。

季小玉的家，在苏州乡下的一个小镇上，那个镇叫黎里，是一个水乡小镇，“境内河道纵横，湖泊星罗棋布”，连它的名字也是水淋淋的。

黎里历史悠久。据《黎里续志》载，黎里应作蠡县，因越国范蠡大夫曾居于此，故名。

唐元和年间，黎里已成村落，原村落在今镇西北太浦河岸二盲子桥附近。因村南多梨花，故又名梨花里。

五代十国时，原村落毁于兵燹，居民南移至现镇区。

元时，黎里已形成集镇。

明成弘年间（1465—1505）黎里为邑巨镇，居民千百家，人口约四五千人，“百货并集，无异城市”。

《黎里志》载，本镇东西距三里半，周八百余里，居民稠密，瓦屋鳞次。沿街有廊，不需雨具……上岸多士大夫家，崇尚学术，入夜诵声不绝。镇之东曰东栅，每日黎明，乡人咸集，百货贸易。而米及油饼尤为多。舟楫塞港，街道摩肩，其繁华喧盛为一镇之冠。

季小玉小的时候,出行还不十分方便,多是以船代步的。在她七岁的那一年,有一只船开来了,这只船本来只是经过黎里,但是遇到大风,船停靠在黎里等了三天。后来季小玉说,这也是命中注定的,如果没有这只船,如果没有这场风,季小玉以后也不晓得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。

因为船不能开,船上的人上了岸,他们在镇上的书场住下来,书场立即挂出了牌子:笑王说《三笑》。

小镇上的人轰动起来了,他们才晓得原来船上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评弹演员徐云尚和徐云珍。季小玉说,我后来才晓得他们在当时是那么的有名气,是苏州最响的响档,在上海滩也是很有名气的。那一天,季小玉坐在自家靠河的小楼上,她跟着母亲和外婆学刺绣,这时候那只船就靠岸了,船上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,穿着丝绒的旗袍,季小玉母亲的眼睛就盯牢她,再也放不开了。

季小玉的外婆发现女儿的眼光有些异样,就说,你看见谁了?

季小玉的母亲也不晓得自己看见的是谁,后来徐云珍做了季小玉的师傅,她才晓得她叫徐云珍。

季小玉的外婆也朝河岸边张望了一下,但是徐云珍已经走出了她的视线,她没有看见徐云珍,她看见的是走在后面的徐云尚。

那个是徐先生,外婆说。

你怎么认得徐先生,你怎么认得徐先生?季小玉的母亲仍然向河岸张望着,但是那里只剩下一只船,船家在船头上点火烧行灶,烟升起来了。

外婆笑咪咪的,她没有回答女儿的问题。

乾隆皇帝下江南,来到苏州,听过苏州的王周士说书,一听就听迷了,喜欢得不得了,回北京索性就把王先生带回去了,叫他

“御前供奉”。

王周士因为御前弹唱，身份提高了，名气也响起来了，后来他写了专门讲评弹的书叫《书品·书忌》。

书品：

快而不乱 慢而不断 放而不宽 收而不短
冷而不颤 热而不汗 高而不喧 低而不闪
明而不暗 哑而不干 急而不喘 新而不窄
闻而不倦 贫而不谄

书忌：

乐而不欢 哀而不怨 哭而不惨 苦而不酸
接而不贯 板而不换 指而不看 望而不远
评而不判 羞而不敢 学而不愿 束而不展
坐而不安 惜而不拼

大家蜂拥到桂馨书场去了。桂馨书场一直被称作“五台山”。五台山，就是五张台子，三个听客，门庭冷落，门可罗雀，有人走过探头看看，就听见叫“倒面汤水”，嫌说书说得不精彩，听客就在下面大叫“倒面汤水”。但是今天竟然有徐云尚、徐云珍寻上门来，桂馨书场真是一跤跌在青云里了。

苏州评弹通常由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表演，俗称单档、双档、三个档等。评话以单档演出为主，双档极少。演员一人

上台凭借一块醒木、一把折扇就能开讲。弹词最初也是单档演唱,演出所用乐器为三弦。乾隆时王周士,以及后来的陈遇乾、俞秀山、马如飞、王石泉等都为单档演出的弹词名家。至清末民初书坛才出现了两人合作演出的双档形式……

——摘自《苏州文化手册》

徐云尚和徐云珍本来是到上海去演出的,但是既然老天要他们在小镇上停歇几天,既来之则安之吧,他们也想得开的。徐云尚对徐云珍说,师妹呀,想想我们从前,也都是小镇上出生、后来走出去的人,如今事体做大了,专门跑大码头,乡下小镇难得再去了,我不晓得你思乡不思乡的。徐云珍说,师兄呀,我怎么不思乡呢?我连做梦都梦见老屋里的。徐云尚说,是呀,平常也没有机会到乡下走一走,现今机会来了,就不要放弃了。徐云珍表示赞同,她说,再说,风大不能开船,坐等着也是白等,不如摆开场子唱几场再说。两个人想法一致,说做就做,一边差人到上海去报消息,推迟日期,这边呢,就在小镇上挂出牌子开演了。

长篇弹词是苏州评弹的主要演出形式,艺人将书目分成若干回,每天一回,逐日连演。传统书目一般能演几个月,长则一年以上。

——摘自《苏州文化手册》

徐云尚被称作“笑王”,他最拿手的就是《三笑》。他们起先只打算在小镇上说几天《三笑》,说到哪天天气好了,就要开船的,哪里想到小镇上难得有这样的响档来说书,大家轰动起来了,书场

每天总是里三层外三层,挤得满满当当。听客追着徐云尚和徐云珍,总是徐先生徐先生,叫得十分尊敬,不像大码头的那些资格老的听客,听书大腿跷到二腿上,书是要听的,艺术享受也是要享受的,但是骨子里却是看不起艺人。艺人在他们面前,内心里总是有一种低三下四的心态,拿眼光看他们,也是一种巴结的意思。现在到这边小镇上,得到大家如此的敬重,心里是舒畅的。等到风停了,船家过来告诉,可以开船了,书场老板和听客都说,徐先生,我们难得听到你的书,我们难得的,徐云尚心里感动,答应说完全本《三笑》再走。

弹词作为一种通俗艺术,民间的艺术,在封建社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。虽然,所演出的弹词,尤其如苏州弹词,不只劳动群众、市民都喜爱,而且有不少上层人士、士大夫、文人雅士也喜欢以此作为消遣娱乐,但是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不起这门艺术,认为是“贱业”,艺人只是他们的“玩物”。

——摘自《传统文化研究》

季小玉的母亲那些日子容光焕发,每天起来精心地梳妆打扮,然后牵着季小玉的手说,走吧。

季小玉就跟着母亲去听书了。

季小玉的母亲幻想着自己就是徐云珍,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,她想生活再从头开始是不可能的。

小玉,母亲牵着小玉的手,小玉,唱戏好听吗?

好听的,季小玉说,其实她听不懂的,好多年以后,她说,我那时候其实根本就听不懂,我是去看师傅的衣服的。

徐云珍的行头有好几套，在季小玉的心目中，这才是最好看的東西。在以后漫长的学艺生涯中，师傅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她人生的道理，如果没有真正的本事，行头再好看也只是绣花枕头，但从前季小玉是不能明白的。

母亲把自己的梦想放到季小玉身上，小玉，你要好好地跟师傅学呀。

好的，季小玉说。

母亲把季小玉送到船上，一枝竹篙撑开了河岸，船渐渐地离去了，母亲的身影越来越远、越来越小，季小玉终于看不到母亲了。

徐调是苏州弹词名家徐云志所创造的流派唱腔。徐调缓慢糯软，从容优雅，秀美清新，圆润明亮，又称迷魂调、糯米腔、催眠曲。

——摘自《苏州文化手册》

知音轩的舞台上，徐先生的《夺园》说得很热闹：

皇帝不表扬，日脚倒也蛮太平；皇帝一表扬，王先生就有点拎不清了，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。以为天生本来就是可以大胆说话的，一说就说得不好收场了。你哪里晓得呀，这是朝廷，不是你茶馆店呀，你批评皇帝一次两次，碰着皇帝情绪好，让你侥幸蒙过关，若是你老是要批评皇帝，可就对你不起了。于是这个王禹偁王先生，日脚就不太平了，多次受到贬谪，后来皇帝索性对他说，啰里吧唆，不许你再在京城里做官，放到外头去做个什么吧。

有一年王先生就跑到苏州来做官了。王先生虽然出身于农家，但是做了多年的官，大概也免不了到处跑跑、看看，京城里也待过，也应该是见多识广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了。哪里想到，他到了苏州，看到了苏州的园林和风景，竟然惊呆了，竟然流连忘返了。他看了虎丘，说，“珍重晋朝吾祖宅，一回来此便忘还”，把虎丘当作了自己的家了。他又去游太湖洞庭山，是秋天辰光，万顷湖光里，千家橘熟时，美不胜收的太湖景色，白相到天黑也不想回去，“平看月上早，远觉鸟归迟”。他又爬阳山访僧，和和尚谈谈说说，感叹蛮多，说“坐禅为政一般心”。意思是说自己做官要和做和尚一样安宁，不去骚扰民众。最后呢，王先生走到南园来了，王先生在南园转了转圈子，就不想走了，叫几个人到南园来喝酒，喝着喝着，终于忍不住想把南园讨来做自己的归宿了，吟出诗来说：“他年我若功成后，乞取南园作醉乡。”

王先生酒后吐真言。王先生不过到人家南园走走，看看风景，就想把南园讨过去了。但不过这个南园是万万讨不到的，南园是有人家的。你王先生不要说是一个被贬过的小官，就算是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也不可以拿了租田当自产呀。

听众笑了，笑声传到外面，经过这里的人都要回头看看的，季小玉坐在走廊上，有人认得季小玉，季阿姨，他们说，忙呀。

不忙的，季小玉说。

这个知音轩修过了，他们说。

修过了，季小玉说。

吴宅这西落第二进的纱帽厅，本来也难免毁于一朝一夕的，幸亏当初居委会几个老头、老太太抢得早，霸进来。弄堂里的红卫兵造反派全是自己的儿子孙子，要来捣乱，老头子老太婆往门前一站，要拆要败，先从我们身上拆过去。倒也不是老头子老太婆觉悟高，懂得保护古建筑，实在是因为居委会多少年来没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场所，好不容易占了这间大厅，再也撵不走他们了。

居委会占了纱帽厅，起先只做办公场所，后来开了一片茶馆。茶馆开起来，清茶一杯嫌滋味不足，便请人来演唱苏州评弹，茶馆兼作书场。

——摘自《裤裆巷风流记》

知音轩是个大屋，隔成了三块，住三户人家，他们挤挤轧轧，经常要吵吵闹闹的。那一天季小玉远远地看到知音轩的飞檐翘角，她忽然就想起自己头一回上台时的情形，她觉得那个书场就是知音轩。那一年她九岁，师傅走在前面，她走在后面，走着走着忽然她就看见了前面一座大屋的飞檐翘角，她蹲下去，怎么也不肯走了。师傅骂她，她就哭起来，路上的人看着她，有的人在笑，师傅是有点生气的，师傅生气的时候脸也是很好看的，后来的事情她不记得了。但是这个飞檐翘角的大屋，这个大屋所特有的气息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，甚至弥漫了她的全身，以致一直到许多年以后，她一眼看到了知音轩的屋顶，记忆中的那气息就又回来了。

师傅已经不在，季小玉也无法证实知音轩就是她当年死活不肯去的那个舞台。其实在苏州老城区里，像知音轩这样的大房